

秋分，唯美食不可辜负

王蓉

秋分到。暑退秋澄，气温逐日转凉。太原人照例要喝一碗羊汤或羊杂汤，当地人叫“羊杂割”。

晋北一带吃羊杂汤，多好在汤里边加很多土豆粉条与卤水豆腐，糊叨叨的一大碗，连吃带喝，荤素都有。这是“粉羊杂”。

太原人钟爱“羊杂割”，较之晋北人的羊杂汤，味更醇厚更醇。究其根本，在于大锅炖煮整只羊。

秋来进补，冬令打虎。善于持家的主妇绝早起来，赶往小菜场，挑几副羊肚回家来自己煮。

煮羊肚，无需其他佐料，就那么凉水下锅，猛火烧开改文火，慢慢煮，直把那几副羊肚煮得软烂。

我偶尔也喝一回羊杂割或羊肚汤，除了要加大量的芫荽，还要佐以一碟自家腌制的韭花酱——韭花又名韭菜花，是秋天里韭白上生出的白色花簇。

北方高寒，猎猎冷风中从外面推门而入，奇香扑鼻。昨日吃剩的米饭拿来煮汤泡饭。味道怎么形容？

我的上海朋友头一次来太原，我请他吃地道的羊杂割。这家小店开在很不起眼的胡同里，生意极好，以至于每年秋分一过，胡同口的灰色墙壁上赫然一个“羊”字。

黎明之时，这家小店绝早便开门营业。大红灯笼高悬门前，微明中照亮门楣正中一个墨色的“羊”字。

来时正值荒鸡四啼时分，推门踏入，忠实的饕客已经把不大的店堂挤得满满当当。满屋喷香。升腾的热气中只见人手一碗羊杂割或羊肚汤，稀里哗啦，埋头只是大吃。

我们在犄角旮旯里落座，汤很快端上来。葱花跟芫荽自取，随便加。

这家店并不提供韭花酱，想吃需另买。忽然想起有回去苏州，观前街也有卖羊汤的，味道薄淡许多，却另有一番滋味。

以《木工小屋》等篇什享誉文坛的法国女作家乔治·桑，是一位充满激情不甘寂寞的煽情女性，在爱情的舞台上，她也为后人留下了几出振聋发聩的留声之作。

1837年，33岁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乔治·桑在一个迄今都无法查证的情况下，邂逅1810年出生的27岁钢琴王子、波兰人肖邦。

乔治·桑的预见力 丁旭光

阻止这种关系，因为婚姻、日常的义务、平凡的生活、居家的琐事，凡此种种，都与肖邦的音乐灵感冰炭难容。

1838年6月，乔治·桑给波兰流亡在巴黎的“爱国同志会”成员，同时也是乔治·桑与肖邦的挚友格日马瓦一封长约8000字的长信。

在这封长长的信中，乔治·桑思路之清晰，感情之冷静，修辞之准确，让人叹为观止！

肖邦与乔治·桑轰轰烈烈的爱情竟然坚持了十年。十年之后的1847年，肖邦和乔治·桑决裂。

肖邦患上肺病。临终前，也就是1849年10月17日前，孤独中的肖邦写下了他的遗言：“倘若这种咳嗽让我窒息，我求求你们找人打开我的胸腔，以免我被活生生地埋葬。”

“江流曲似九回肠”——趣解汉字“永”

沙水清

“永”的初形字极具画面感，有河川，有人，还有表示行进的符号，一组合，显然表达的是人在河川中顺流而行，也就是游水。

那么，永远之“永”又从何说起？这恰恰体现了事物一体多面的特性。人游行于河川之中，蹚腿划行，顺流漂浮，向着远方持续行进；

有意思的是，“派”的出身也与“永”同体。“永”，源远流长，而“派”却将字形

反转一下，表示河流停止滔滔远行，形成许多分叉支流。这一反转，妙传了无比的东方智慧。

行，说好了不离不弃，奔流向远，未料行至半途，有人却另寻了“他欢”，构建了新的流域。

“登高壮观天地间，大江茫茫去不还。”一去不回，“永远”真远。“三万里河东入海，五千仞岳上摩天。”

“岭树重遮千里目，江流曲似九回肠。”这是不是专为“永”字作的注解呢？

肖邦患上肺病。临终前，也就是1849年10月17日前，孤独中的肖邦写下了他的遗言：“倘若这种咳嗽让我窒息，我求求你们找人打开我的胸腔，以免我被活生生地埋葬。”

1849年10月30日，在莫扎特的《安魂曲》和肖邦的遗作《送葬进行曲》中，在巴黎众多优秀艺术家的祈祷声中，肖邦安然入土。



预见力，因为她在1836年请格日马瓦转交肖邦的那封长达8000字的长信中

肖邦西行后，乔治·桑对格日马瓦说：“倘若肖邦没有结识乔治·桑，他或许能活到八十多岁。”

冒名顶替入学堂

陈占彪

1898年9月，正值鲁迅为入学仅数月的江南水师学堂的“乌烟瘴气”倍感失望之际，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（即“矿务铁路学堂”）开设招生。

江南陆师学堂系1896年由张之洞奏请创设并于同年开办，该学堂仿照德国军制，以培植将才为目的。

由于生源严重不足，学堂接着于农历十一月初二、初七两日再进行两次续考，初二日的题为《听其言而观其行论》，初七日的题为《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》。

“每值礼拜六日期，由教习按切时务命题，作论一篇”，从中可以看出该学堂的新派气象。

鲁迅日后遇到的“华盛顿论”这样的题目正是学堂中“按切时务命题”的产物。

“第内中有一种得题镇日竟不能成一字而曳白交卷者，居其大半。一时受卷委员大为骇异，叩其何以始终不符者，皆不肯吐实，穷诘至再，乃知满馆皆羊公鹤也，云云。



期许

(插图)

慢慢

“宝石”依旧

林筱瑾

的植物都归天了，唯独“宝石”完好依旧。长大后，住进高楼大厦的小区，天落水的阳台难觅，忙碌的工作作息也让我跟荷花弄草暂且告别。

曾经流行案上的“多肉”植物，品种多到眼花缭乱，也常心动买回，每每以难掌握其脾性而失败告终，于是乎，从此对“多肉”无感独留心底的“宝石”。

退休后终于可以任性于自己的园艺爱好，虽然市面上花鸟市场早已稀缺，所幸“淘宝”年代宝石花这如此娇弱的植物也可以网购。

有一次暑假和家人外出旅游，一众瓦瓦罐罐培植的花草放在阳台上无人照看，回家时其他

的硕壮，但也算得其中精髓，有以少胜多之美。

凑巧的是，今年老同事顶楼老宅改造欲让我参谋装修事宜，来到阳台，竟发现一丛芦荟和宝石花弃于角落，原来是同事的丈人早年所植，老人去世半年来任其野蛮生长至今，新装修时将会被去除。

清晨，为绿植们浇水，我的目光总会被“宝石”牵引，不知怎的，那份美比窗外的玉兰、红枫、桂花更有韵味，愿时光流转，它们慢慢接近梦想中圆满的模样。

十日谈

花是生活中的阳光，我对于君子兰特别偏爱。明请看本栏。

责编：龚建星

宝石花，小巧玲珑又易成活，特别适合小盆栽种，因此是蜗居时代沪上人家喜欢的阳台植物。

记得居住在里弄的时代，特别羡慕邻居三楼阳台上垂挂下来的宝石花，足足有尺把长，如一捧花球。肥厚的花瓣层叠着，遮住了阳台的栏板，历经风吹雨淋，陪伴着老主人，灰绿白的花骨朵像是固化的时间，凝成雕塑和建筑融为了一体，泛出质朴的美感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小心翼翼讨来几片宝石花叶，置之泥土上，倒上些许淘米水，三四天后就看到叶的基部萌出米粒般的突起，随后一粒、两粒长成菱形的小嫩

“第内中有一种得题镇日竟不能成一字而曳白交卷者，居其大半。一时受卷委员大为骇异，叩其何以始终不符者，皆不肯吐实，穷诘至再，乃知满馆皆羊公鹤也，云云。前此招考时人人皆以为进身之阶，夤缘干进，以期滥竽。其无援引者类由人为之枪替，不尽真姓名，刻下经此一番面试，所有弊端，尽行水落石出。观察于是痛加澄汰，凡有年貌不符与文字不通者，一律开除。计从前早报额满之一百二十名，现已革退八十九人，留堂者仅二十三名。然犹大半终日握管城子，不能挥洒自如，操纵由我。说者谓人家好子弟即能文理明顺，其父兄必不肯付之堂中，或者开年再招，未必有如是之踊跃矣。”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